

《歙事闲谭》述评

诸伟奇

一、《歙事闲谭》的作者

《歙事闲谭》，稿本，三十一卷，许承尧撰。原藏歙县唐模许氏旧宅中，土改后移安徽省博物馆。

许承尧（1874—1946），曾单名芑，字际唐，一字芑公，号疑庵，室名眠琴别圃、晋魏隋唐四十卷写经楼等^①。安徽歙县西乡唐模村人，近代著名诗人、方志学家、书法家、文物鉴赏家。

许氏为唐模大族，许承尧祖父许恭寿（字品三）为蒙学塾师，父亲许学诗（字雅初）曾经商于江西。许承尧自幼聪颖好学，16岁为府庠生，21岁中光绪甲午科举人。曾师事著名学者汪宗沂（时掌紫阳书院），与同学黄宾虹、汪鞠贞相交莫逆。1904年，中进士，点入翰林，为庶吉士。旋告假南归，返歙创办新安中学堂、紫阳师范学堂。后因秘密组织旨在废除君主、推行新学的“黄社”而被人告发，遂辞去二校监督之职，回京销假。安徽巡抚冯煦奏称：“皖南学务以皖歙最早，歙县兴学，则自许氏。”故许承尧得以重入翰林院任编修，兼国史馆协修。辛亥革命后，应皖督柏文蔚聘，任全省铁路督办，筹建芜（湖）屯（溪）铁路。不久，柏等讨袁失败，许遂去职。后随甘肃督军张广建（皖人）入陇，先

后任甘肃省府秘书长、甘凉道尹、兰州道尹、省政务厅长、渭川道尹等职。1924年辞官回京，同年由京返歙。自此，许承尧遂绝迹仕途，息影家园，以著述终老。

许承尧一生刻意为诗，造诣深湛。其诗“初学长吉、义山，继乃由韩入杜，冀窥陶、阮。于宋亦取王半山、梅圣俞、陈简斋。明、清二代，时复旁撷。无偏嗜，故无嗜肖。”^②同时，他还深受龚自珍、黄遵宪的影响，主张走诗歌革命的道路。其诗思深虑微，悲愤深广，表现了一个知识分子在民族灾难特别深重之时的爱国情怀。在艺术上，其诗托意渊微，别开生面，以科学知识入诗，以俗语、译词入诗，体现了“诗界革命”的精神和近代启蒙的气象。《光宣诗坛点将录》将其与周达（梅泉）合列为“地空星小霸王周通”，评曰：“疑庵诗，风骨高秀，意境老澹，皖中高手。”^③其诗集名《疑庵诗》，马其昶、陈宝琛曾为之作序，晚年经其手订，有十四卷本传世。^④

1932年至1936年，他参与《安徽丛书》的编刊。后因抗日军兴，该丛书出至第六期而中止。1933年，他倡议重修《歙县志》，并被共推为总纂；经过三年努力，始竣事。该志十六卷，搜采广泛，考订精赅，为方志之杰构。许承尧在长期治学中，尤其在辞官返乡之后、主纂《歙县志》之余，博览群书，广事搜讨，赅续十余年，乃完成《歙事闲谭》一书。另撰有《疑庵文剩》、《疑庵随笔》、《疑庵藏书画录》、《疑庵日记》、《〈蕙愔阁诗集〉评点》，辑有《新安佚诗辑》、《明季三遗民诗》等。

二、《歙事闲谭》的撰写

（一）书名的演变 《歙事闲谭》是许承尧的一部手稿。从这部手稿的写作过程看，该书先后有六个书名。其一为《歙事徵谈》。从手稿中的《自序一》（亦即全稿首页）看，许氏最初题写的书名是“歙事徵谈”四字。其二为《歙事徵》。还是在那页《自

序》手稿上，许氏抹去“谈”字，书名遂成“歙事徵”。卷十五亦题作“歙事徵”。其三为《疑庵随笔·歙故》。从手稿卷一、卷二两卷之首页看，许氏曾将书名题作“疑庵随笔·歙故”，后抹去，改为“歙事闲谈”。其四为《疑庵随笔》。手稿卷三之首页，许氏曾题写“疑庵随笔”四字，后抹去，改为“歙事闲谈”。其五为《歙故》。手稿中，书名题“歙故”者，凡三见（卷一、卷二、卷三十一）。石国柱《〈歙县志〉序》：“其时许先生疑庵方治《歙故》，尽萃五年，撰述甚博。”^⑥又，许氏好友黄宾虹曾题写书名“歙故”二字以赠许氏（见本书书影）。再，罗长铭曾撰有《续歙故》，以继武许氏。作者之孙许克定所撰《许疑庵先生年表》云：“先生辑著之《歙事闲谈》一书，积数十年之功，至是完成，三十一卷。改定书名曰《歙故》。”^⑦其六即《歙事闲谭》。除上面提到那些卷外，其余诸卷许氏皆题作“歙事闲谭”。需要稍加说明的是，书名中的“谭”字，作者亦题作“谈”^⑦。

综上所述，作为稿本，本书最初名《歙事徵谈》或《歙事徵》；后拟作为作者笔记《疑庵随笔》之一种，名之《歙故》，而后则名之为《歙事闲谭》。故今之学人论及此书，多称“《歙事闲谭》，一名《歙故》”。这个提法是正确的。书名的演变，除体现了此书的稿本特色外，也体现了作者辑撰此书时的思维轨迹及此书载故记实、徵文考献的特点。

（二）撰写的经过 据许承尧自云：“是书随手掇录，经始于民国十九年，至民国二十一年春，已得二十一卷。”^⑧故《歙事闲谭》撰于1930年，当无疑义^⑨。《许疑庵先生年表》及许氏有关传记将此书的完成定于1936年，亦当无疑义。依此，本书的撰写，前后共七年。然许氏收集资料的时间应远不止此，他多年含吮艺文，露纂霜抄，戛戛以求，故《年表》言其“积数十年之功，至是完成”，所言亦当不虚。

本书最初只是许承尧的读书札记，正如其《自序一》所说：

“垂老观书，苦难记忆，因消闲披吾县载籍，偶事副墨，以备遗忘。”后来日积月累，渐成规模，“遂赓续为之”。对此书的辑撰，许氏自我要求甚高：“本为长编，俟成书时整理归并。”^⑧拟于定稿时再行加工完善。其写作态度亦颇为慎审，凡有称引，必明出处，从不作向空之说。全书近八十万字，皆许氏亲笔缮写。许氏以书法名世，所抄字迹饱满有力，一笔不苟，灿若法书。手稿卷一首页下题：“歙县许氏承尧纂。”“纂”原作“撰”，后圈去，改“纂”。前人于“撰”、“纂”二字分别颇严：撰者，著述也；纂者，纂集也。凡此皆可证作者为学之谨严不苟。

在撰写过程中，作者曾请汪鞠贞阅读，汪氏曾于若干处粘纸作注。汪注，本次整理即以小字附于相应条下。罗长铭《续歙故》现仅存7则，本次整理亦一并辑为附录。

三、《歙事闲谭》的内容及特点

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·子部杂家类一》：“以立说者谓之杂学，辨证者谓之杂考，议论而兼叙述者谓之杂说，旁究物理、牖陈纤琐者谓之杂品，类辑旧文、途兼众轨者谓之杂纂，合刻诸书、不名一体者谓之杂编。凡六类。”《歙事闲谭》究竟属于哪一类呢？从本书的撰写意旨、方法和内容看，与杂纂类较为切合。以今天的眼光看，它是一部以辑录文献为主，兼有记述、议论、考证，旨在全面展示徽歙地区历史文化的史料长编。虽然，作者自称该书之撰述乃“所得即书，前后无次”^⑨，且其生前又未能结集刊定，各卷在内容分合上也颇有可商之处。然细加甄别，尚不难发现此书在内容和写法上有以下特点：

（一）采辑广博，言之有据。《闲谭》一书，广泛记载了徽歙地区的人物、艺文、史事、世风、山川、名胜、掌故、轶闻，搜采极其广博，内容极其丰富，迄今为止，在有关歙县的文献中，尚无一部独撰之书能在资料的广泛、内容的全面和见解的深刻上达

到它的水平。书中着重记述徽歙历史上重要人物及其珍贵诗文，“以昔人精神所寄，不忍捐舍”^⑫；又甄录佚书故事、文献典籍，以“他日纂志乘者，或薄有取尔”，^⑬从而为后世保存翔实可靠的史料。全书不记道听途说，不谈家长里短，更不涉怪力乱神，所有记述皆从文献出发，言之有据，信而有征。书中所提及的书目达1000余种，所称引的书目有300余种，重点摘抄的文献有60余种。

（二）所得即书，散而有序。古人读书笔记，不少是随见随抄，有得即书，随意性较大，往往有失散乱。《闲谭》全书31卷，共847篇，每卷之篇数、字数皆大致相等。全书主旨（记歙人歙事）虽一，然各卷在内容上又各有侧重。如卷十二多涉浙江；卷十四、卷二〇等多涉黄山；卷十六多涉兵事，尤详太平天国时之双方拉锯战；卷十七等多涉徽歙历代沿革；卷十八涉江村，卷八、卷二十七等多涉明末义士及清初遗民；其他各卷则以记述文学、艺术方面的内容为多，尤侧重于诗文的辑录和书画家资料的搜罗。

（三）以人记书，因书论人。本书重点，一在记人，二在记书。其撰述方法主要有两种，一种是以人记书，先述其人生平大要，再记其著述，于重要或稀见之诗文，更多行摘录，并加评说。如：记黄训而及《读书一得》，记黄生而及《唐诗摘抄》，记吴日慎而及《朱子感兴诗翼》，记程哲而及《蓉槎蠹说》，记黄承吉而及《梦陔堂集》，记程廷祚而及《青溪文集》、《大易择言》，记程瑶田而及《通艺录》，记凌廷堪而及《校礼堂集》、《燕乐考原》，记汪有诰而及《音学十书》，记汪龙而及《毛诗异义》、《毛诗申成》，记黄在中而及《岸园集》，记郑由熙而及《晚学斋文集》，记汪莱而及《衡斋算学》，记江绍莲而及《披芸漫笔》，记吴绮而及《扶醉词》、《水嬉词》，记汪允宗而及《孟子缉义》、《今事庐笔记》。另一种是由书而记人，先记某书，再记书中提及的歙人歙事。这种情况在书中最为多见，如：由程敏政《新安文献志》而述录南齐至明代110余人及其著作，由汪道昆《太函集》而记谢升、许铤、

吴洋、吴桥、汪文和等 20 余人，由王士禛《渔洋诗话》而记程嘉燧，由徐钊《本事诗》而记潘之恒，由吴应箕《复社姓名录》而记明末徽歙籍复社成员，由靳治荆《思旧录》、卓尔堪《明遗民诗》、孙静庵《明遗民录》而记清初徽歙遗民，由汪尚阶《歙浦餘辉录》而记许国、汪道昆、吴麐、江绍莲、潘纬等 30 余人，由陈诗《皖雅》而记吴同、姚潜、张节、程邃等 30 人并其佚诗，由鲍桂星《感旧诗钞序》而记吴熊、吴云、汪沆、方辅等与鲍之同时英俊 30 余人，由《吴会英才集》而记方正澍，由《淮海英灵集传》而记汪应庚，由胡长庚《木雁斋杂著》而记江兰、巴慰祖，由夏忻《闻见一隅录》而记程瑶田、凌廷堪、汪莱、胡培塿、胡荣林、汪翥等 10 余人，由吴德旋《初月楼闻见录》而记王学愚、唐祁、方根矩、叶敦等 16 人，由江登云、江绍莲《橙阳散志》而记江村历代名人 78 人、著作 147 种，由程鸿绪《程氏所见诗抄》而记歙县程氏历代名人 68 人、著作 80 种，由朱鸿钧《古今画史》、罗孔兼《古今画鉴》、彭蕴璨《画史汇传》、黄崇惺《草心楼读画集》、黄宾虹《黄山画苑论略》及周亮工《印人传》、汪启淑《续印人传》而记歙县历代书画篆刻家 200 余人。作者所引诗文，多本于原著，绝无一般笔记类书斩头去尾、以意引之的现象。笔者曾就许氏所引黄宗羲《南雷文定》、黄生《一木堂诗集》、程瑶田《五友记》、凌廷堪《校礼堂集》及杨光先传记、《不得已》序跋诸文与原书相校，所引皆准确无误，堪称谨严。

四、《歙事闲谭》的价值

（一）徽州文献的宝库。许承尧所生活的徽州（古称新安，今为黄山市及周边若干县），明、清时期，人文荟萃，著述如林，素有“东南邹鲁”之称。许氏一生为学不辍，于新安文献尤倦倦情深。据不完全统计，《闲谭》一书，引书凡 1000 余种，其中徽州文献即达 700 余种。许氏所引徽州文献，揽括经、史、子、集、

丛诸部，尤其重视以下三类文献的辑录：

1. 有关徽州历史、徽州文化之书。本书对有关徽歙历史、沿革、山川、名胜、人物、典籍、经济、风俗、物产之类的文献，无论是直接记载，或间接涉及，皆广泛辑录，尤其对那些他处不载而最具徽州文化特性的文献资料更为重视，惟恐散失不传。如本书多次甄录的《郡志辨证》、《凤山笔记》、《潭滨杂志》、《春帆纪程》、《橙阳散志》、《紫阳书院志》、《歙浦徐辉录》等等。清人黄崇惺对程敏政《新安文献志》的评价：“表章前哲，搜集时文，使吾乡文献之迹，不致湮没，其功伟矣。”移之《歙事闲谭》，亦称的论。

2. 名声不显、然学有专长者之书。本书在对歙县历代大家、名家广泛记载的同时，更多的是将关注的目光投放在那些独学孤往名声不显、然在某一方面却有较高造诣、于徽州文化有一定影响的人物身上，对他们的著述广为辑录，从而使此辈之心血不致沦亡，乡邦之珍贵文献流传久远。如胡庚善《新城伯子文集》（又题《胡心泉先生文集》）、汪龙《毛诗异义》、洪玉图《歙问》、汪允宗《今事庐笔乘》。书中仅对程氏撰述，就收了程元岳《山窗集》、程时登《易学启蒙》、《诗传逆意》、《畏斋集》、程养正《白粥斋集》、程孟《程氏诸谱会通》、程元辅《龙兴集》、《月坡杂记》等近百种。这类书且大多为迄今之公私书目所未载。

3. 清代禁毁之书。清初文网严密，明人及明遗民之著述多在查禁之列。明末清初江南抗清斗争绵延数十载，徽歙志士多有参与，故其著作更难逃禁毁的命运。许承尧对此类书的收采极为注意，于其中佚文散篇更不辞繁难一一摘抄，吉光片羽，亦极珍重。如程嘉燧的《浪淘集》、《偈庵集》、江天一的《江止庵遗集》、黄生的《一木堂诗集》、许楚的《青岩集》、郑圻的《木瘦诗钞》，以及浙江、程邃（垢道人）、郑昉（慕倩）等人的佚诗。书中浙江的资料几乎占了一卷，程邃等人的资料亦多次辑录。对于一些亡佚

或无法寻觅之书，许氏也根据他书之线索，尽量著录书名和提要，以期后人录访、名山复出。如程邃的《萧然吟》、许楚的《新安外史》、汪沐日的《友林漫言》、凌世韵的《汭沙草》、江注的《适志草》、余晟的《白云集》等等。

由于本书采辑徽人著述如此丰富，故而也必然成为文献工作者辑佚的重要资料。如《皖人书录》收录历代皖人著作 17000 余种，著者 6600 余人，为迄今收书最多的皖人书目，然笔者稍作统计，即发现《闲谭》中有 242 种徽人著作为《皖人书录》所未收。

（二）徽学研究的开山之作。 目前学术界对什么是徽学，徽学研究的范畴、内容和方法等都存在不同的看法。学术问题，见仁见智，同中有异，异中有同，本不足怪。我个人认为，所谓徽学亦称徽州学，是以徽州（主要指旧时徽州府所属六县）社会、历史、文化、思想、艺术、科技等为研究对象的、既有普遍性又有典型性的一门学问。徽学研究，究竟始于何时？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以许承尧、黄宾虹为代表的学人对徽州文化的关注和所做的大量工作，可不可以视作徽学研究的早期阶段或预备阶段？这些问题，当然尚有待学术界通过深入的研究，从而得出科学的结论。笔者曾就《闲谭》各篇内容做过粗略地统计，发现全书涉及徽州历史（含沿革、制度、政经、军事等）的近 100 处，涉及徽州宗族、宗法的 20 余处，涉及徽州人物的近千处（其中专言妇女的 20 余处），涉及徽商的 20 处，涉及新安理学的 10 余处，涉及新安朴学的 50 处，涉及新安文学的约 250 处（其中戏曲 6 处），涉及新安书法篆刻的 60 余处，涉及新安医学的近 10 处，涉及徽州工艺的 50 余处（其中涉及徽州科技史的 4 处），涉及徽州建筑的 20 处，涉及徽州山川名胜的 100 余处（其中涉及黄山旅游史的 14 处），涉及徽州特有物产（含动植物）的 11 处。从以上统计看，本书几乎揽括了当今徽学研究领域的所有问题，对徽歙文化的各种现象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整合和展示，为徽学研究提供了一系列的重要资

料和线索。可以这样说，在许承尧之前没有有任何人、在《闲谭》之前没有任何书，如斯人斯书这样对徽歙各种文化现象给予如此丰富而精致的载述。即使在《闲谭》问世以后的60余年，尽管在研究的学理性和专题的深入性上有了重大的进展，但象《闲谭》这样从原始文献出发、具有学术见解的、全面展示徽歙历史文化的史料长编，也仍告阙如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许承尧为徽学研究的先导，《歙事闲谭》为徽学研究的开山之作，似尚不为过誉。

（三）对徽歙人物的理性爬梳 《闲谭》不是人物传记之书，而且囿于笔记体裁所限，缺少系统归并和学理分析，然其在徽歙人物资料的爬梳和人物的主体评价上仍有着突出的特点：

1. 收采人物众多。本书记载徽州（主要是歙县）历代人物近千人，其中重点载述了近百人。凡书中所录人物，作者多列出姓氏、字号、里籍、仕履、师承、学术及著作诸项，对一些重要的或许氏情有独钟的人物，还间以考证和评说。其中仅江姓就收有185人，程姓则收有286人（本书倘能编制人名、地名、书名索引，当是一部很有实用价值的工具书）。从“致广大，尽精微，综罗百代”的朱熹，到晚清学问大家汪宗沂，本书通过对徽歙人物的广泛收录和对历代菁英的重点载述，充分展现了徽州文化的丰厚积淀和卓越成就。虽然作者自称是“随手缀录”，但我们仍然不难从中梳理出徽州文化学术薪火传承的茕茕脉系。

2. 情有所钟，意有独造。虽然许氏所记人物，仍然不出旧时人物志忠节、儒林、文苑、省友、义行、方技、隐佚等范围，但着眼点已有所不同，其中熔进了自己的情思和见解，即自己的文化理念。如书中用很大的篇幅记载了黄生、程邃、郑旼、浙江、许楚、江注、汪沐日等明遗民，多方辑录他们的佚文，在展示他们学识、才情的同时，更着重颂扬了他们不屈不挠、终身不仕清廷的高风亮节。又如对心月、普门、郑重、汪无功等黄山开山功臣，则充分肯定了他们筚路蓝缕、造福后人的功绩，赞扬了他们坚忍

不拔的精神。评人论事，许氏往往有独到见解，常发人所未发。如乾隆时学者、藏书家胡麋善，一生潜心问学，举凡考证，“皆极精博”；喜藏书，“以脩脯所入，置书数万卷”；“受业门人，多至一百七十人”，有《新城伯子文集》传世。然因其隐居不仕，其名为江、戴所掩，后世对其少有评介，惟许氏对之极为称许，称其“固乾隆时一大师，宜其与金、程、方、戴诸人骖驾也”^⑨。又如乾嘉巨子凌廷堪，时人及后人多称其经学、音律学造诣，而许氏在充分肯定他以上创获的同时，特别强调了他在诗、词创作上的杰出成就，认为其文学成就不应“为经学所掩”。再如许氏在肯定汪道昆《太函集》文献价值的同时，又切实地指出它的不足：“其文固凌杂无纪，枵然中虚，又多代名庾词，不易征实也。伯玉负一时盛誉，与于麟、元美齐名，乃较《弇州四部稿》更芜冗矣。”^⑩对“歙县相国”曹振鏞，不因其是同乡、前辈和高官，也不因“曹氏子孙曾以（其祖）诗册嘱题”，而有所阿谀，明确地指出“文正诗固不工”，并有意引述翁方纲对曹诗的评语，说明其诗整脚之所在^⑪。

在许承尧主纂的《歙县志》中，《列女传》的篇幅几乎占了全书的四分之一，所述冠冕堂皇，读之令人生厌。然而，《闲谭》中涉及妇女的文字却与县志大异，这里面除透露出文人在编写公众文字（或官方文字）与撰写个人文字时的取舍差异和情态差异外，也真实地表达了作者对徽州妇女（主要是知识妇女）的由衷赞美和同情。书中记载了这样一群极富才情的女子，她们是：能诗擅画、熟于史事，自咏“淤泥不染青之水，我与荷花同日生”的方婉仪（字白莲）；撰有《椒花馆集》的才女江秀琼（字瑶峰）；诗、书、画、弈无不精敏的程琼（字飞仙）；“性幽静，工吟咏”，时人誉为“女渊明”的程氏（汪本之妻）；作诗论诗俱佳、为阮元所高度赞赏的一代才女汪嫫（字雅安）^⑫；吟诗托义“寄语打鸭儿，莫打鸳鸯散”的程云（字岑度）；多情多艺、诗意哀怨凄迷的崔重文；感伤“惆怅尺书还未达，君来曾否过衡阳”的朱兰（字梦香）……

许氏通过辑录她们的诗句，诉说了她们所经历的离合、悲欢、生死和爱恨。如方元白妻程璋，字弱文，自幼聪颖，“九岁即通翰墨，日摹《曹娥》、《麻姑》诸碑。书法精工。喜植花，以如钱莲叶制笺，书《心经》一卷。又仿昌黎《原道》，作《原愁》及《染说》诸篇。有文集数卷。”“元白久客未归，璋以柳叶题二诗寄之，云：‘杨柳叶青青，上有相思纹。与君隔千里，因风犹见君。’‘柳叶青复黄，君子重颜色。一朝风露寒，弃捐安可测。’”不久即满怀着对丈夫的思念而永远地离开人世，死时才二十一岁。“璋死后，元白入天台山为僧，不复娶。”^⑩又如《纪岁珠》：“鸳鸯鸂鶒凫雁鹄，柔荑惯绣双双逐。几度抛针背人哭，一岁眼泪成一珠。莫爱珠多眼易枯，小时绣得合欢被。线断重缘结来解，珠垒垒，天涯归未归。”注云：“乡邻某，娶妇甫一月，即行贾。妇刺绣易食，以其余积，岁置一珠，用彩丝系焉，曰纪岁珠。夫归，妇没已三载。启篋得珠，已积二十馀颗矣。”^⑪真不难想像这个结褵刚刚一个月的新妇，是如何在二十年中朝朝暮暮地重复着那么机械的刺绣劳动，又怀着怎样的一种心情“岁置一珠”的，青春渐逝，泪尽心伤，红颜变成白发，生命也在无尽的相思、期盼、无奈和麻木中耗尽。读了这些催人泪下的故事，我们在感叹徽州女子不幸的同时，也真切感觉到徽州文化中负面成分的沉重。

作为一部尚未定稿的稿本，《闲谭》所存在的不足也是明显的。较为突出的有两点：一是散。同一类资料（如有关新安画派的），往往交叉分散，在不同卷、不同篇中反复出现，缺少系统的归并。二是乱。一些资料随笔所记，缺少必要的说明文字。如卷二《歙之画家》，当记到吴万春父子、叔侄后，突然插入柳海庄、柳知白两人，前后无任何文字，显得很突兀。个别地方，有同一人事而重复记载的现象。散乱则往往容易出错，如：江秀琼的姓名，卷七《〈群雅集〉载吾歙闺秀诗》条作“江秀琼”，卷十八《江村闺秀》条作“江绣琼”；方婉仪的著作，卷十三《罗两峰方白莲汪巢林》条作“《学陆堂集》”，卷

二十三《方白莲》条作“《学陆集》”。

注：

①眠琴别圃为许氏民国十四年后之室名。《许疑庵先生年表》：“先生归乡里，即不与闻外事，葺其所居园曰眠琴别圃。”许氏宦皖时，曾收得敦煌石窟所出唐人写经数十卷，故名晋魏隋唐四十卷写经楼。

②许承尧：《〈疑庵诗〉自序》，黄山书社1989年版。

③《汪辟疆文集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，365页。

④《疑庵诗》，汪孝文、徐仁初校注，黄山书社1989年出版，列入《安徽古籍丛书》；另有台湾世界书局1992年版。

⑤民国二十五年本《歙县志》卷首。石时任歙县县长。

⑥《疑庵诗》附录，台湾世界书局1992年版附录第30页。

⑦检之全稿，书名作“谈”者，有卷一、二、三、八、十三、十四、十六、十八、二十、二十六、二十七、二十八、三十，计十三卷；其余十七卷皆作“谭”。

⑧、⑩、⑪、⑫、⑬许承尧：《〈歙事闲谭〉自序一、二》，黄山书社2001年版，1页。

⑨《许疑庵先生年表》将是书载于1931年下，不当。

⑭许承尧：《歙事闲谭》卷二十七之《胡受穀〈新城伯子文集〉》，黄山书社2001年版。

⑮许承尧：《歙事闲谭》卷五之《太函集》，版本同上。

⑯许承尧：《歙事闲谭》卷十三之《翁覃溪为曹文正改诗》，版本同上。

⑰汪葵著有《雅安书屋诗集》，四卷，阮元、黄爵滋作序。阮序称其“五言古近体，风格大抵与唐初盛为近，辞气温厚和平，质而不陋，清而不纤，粹然几于儒者之言。七言长句及咏史诸律，则放笔为之，雄豪跌宕，迥非寒俭家所能梦见。其共传诵者，如《论诗》六首，洞见本源；《示儿》八首，可铭座右；《论陶诗》一首，尤为至论。”

⑱许承尧：《歙事闲谭》卷二之《程氏诸闺秀诗》，版本同上。

⑲许承尧：《歙事闲谭》卷十二之《沈归愚评歙人诗》，版本同上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安徽省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委员会